

科利奥兰纳斯

剧中人物

凯易斯·玛歇斯 后称凯易斯·玛歇斯·科利奥兰纳斯

泰脱斯·拉歇斯 } 征伐伏尔斯人的将领
考密涅斯 }

美尼涅斯·哀格利巴 科利奥兰纳斯之友

西昔涅斯·维鲁脱斯 } 护民官
裘涅斯·勃鲁脱斯 }

小玛歇斯 科利奥兰纳斯之子

一罗马传令官

吐勒斯·奥菲迪斯 伏尔斯人的大将

奥菲迪斯的副将

奥菲迪斯的党羽们

尼堪诺 一罗马人

一安息市民

阿特里安 一伏尔斯人

二伏尔斯守卒

伏伦尼霞 科利奥兰纳斯之母

维琪莉霞 科利奥兰纳斯之妻

梵勒丽霞 维琪莉霞之友

维琪莉霞的侍女

罗马及伏尔斯元老，贵族，警吏，侍卫，兵士，市民，使者，奥菲迪斯的仆人及其他侍从等

地点

罗马及其附近；科利奥里及其附近；安息

第一幕

第一场 罗马 街道

一群暴动的市民各持棍棒及其他武器上。

市民甲 在我们继续前进之前，先听我说句话。

众 人 说，说。

市民甲 你们都下了决心，宁愿死，不愿挨饿吗？

众 人 我们都下了决心了，我们都下了决心了。

市民甲 第一，你们知道凯易斯·玛歇斯是人民的最大公敌。

众 人 我们知道，我们知道。

市民甲 让我们杀死他，然后我们要多少谷就有多少谷。我们就这样决定了吗？

众 人 不用多说；就这么干。走，走！

市民乙 各位好市民，听我说一句话。

市民甲 我们都是苦百姓，贵族才是好市民。那些有权有势的

人吃饱了，装不下的东西就可以救济我们，他们只要把吃剩下来的东西趁着新鲜的时候赏给我们，我们就会以为他们是出于人道之心来救济我们；可是在他们看来，我们都是不值得救济的。我们的痛苦饥寒，我们的枯瘦憔悴，就像是列载着他们的富裕的一张清单；我们的受难就是他们的享福，让我们举起我们的武器来复仇，趁我们还没有瘦得只剩几根骨头。天神知道我说这样的话，只是迫于没有面包的饥饿，不是因为渴于复仇。

市民乙 你特别提出凯易斯·玛歇斯来作为攻击的对象吗？

市民甲 我们第一要攻击他；他是出卖群众的狗。

市民乙 你不想到他替祖国立下了什么功劳吗？

市民甲 我知道得很清楚，我也不愿抹杀他的功劳；可是他因为骄傲的缘故，已经把他的功劳抵销了。

市民乙 你不要恶意诽谤。

市民甲 我对你说，他所做的轰轰烈烈的事情，都只有一个目的：虽然心肠仁厚的人愿意承认那是为了他的国家，其实他只是要取悦他的母亲，同时使他自己可以向人骄傲；骄傲便是他的美德的顶点。

市民乙 他自己也无能为力的天生的性癖，你却认为是他的罪恶。你不能说他是个贪心的人。

市民甲 要是我不能这样说他，我也不会缺少攻击他的理由；他有数不清的过失，说来也会叫人口酸。（内呼声）这是什么呼声？城那面的人们也起来了。我们在这儿多说什么？到议会去！

众 人 来，来。

市民甲 且慢！谁来啦？

美尼涅斯·哀格利巴上。

市民乙 尊贵的美尼涅斯·哀格利巴；他是常常爱护着平民的。

市民甲 他是个好人；要是别人都像他一样就好了！

美尼涅斯 同胞们，你们现在要干些什么事？你们拿着这些棍棒到什么地方去？为了什么事，请你们告诉我。

市民甲 我们的事情元老院不是不知道的；他们这半个月来早已得到消息，知道我们将要有什么行动，现在我们就需要做给他们看。人家说，穷人诉苦的时候，嘴里会发出一股可怕的气息；我们要让他们知道，我们还有一双可怕的胳膊哩。

美尼涅斯 喂哟，列位，我的好朋友们，你们不要活命了吗？

市民甲 先生，我们早就没有命活了。

美尼涅斯 我告诉你们，朋友们，贵族们对于你们是非常关切的。你们要是把你们的穷困和饥荒归罪政府，还不如举起你们的棍棒来打天；因为这次饥荒是天神的意旨，不是贵族们造成的。政府总是尽心竭力，替你们解除种种重大的困难；你们应该屈膝哀求，不该举手反抗，才会对你们有好处。唉！灾祸使你们迷失了本性，引导你们到更大的灾祸的路上；你们诽谤着国家的领导者，他们像慈父一样爱护你们，你们却像仇敌一样咒诅他们。

市民甲 爱护我们！真的！他们从来没有爱护过我们：让我们忍受饥寒，他们的仓库里却堆满了谷粒；颁布保护高利贷的命令；每天都在忙着取消那些不利于富人的正当的法律，重新制定束缚穷人的苛酷的条文。我们要

是不死在战争里，也会死在他们手里；这就是他们对我们的爱护！

美尼涅斯 你们必须承认你们自己太会恶意猜疑，否则你们就是一群不懂好坏的傻子。我要讲一个有趣的故事给你们听，也许你们已经听见过，可是因为它适合我的目的，我要把它的意思再引伸一下。

市民甲 好，我倒要听听，先生；可是你不要以为用一个故事就可以把我们的耻辱蒙混过去，请你讲吧。

美尼涅斯 从前有一个时候，身体上的各部器官联合向肚子反抗；它们申斥它像一个谿壑似的占据在身体的中央，无所事事，其余的器官有的管看，有的管听，有的管思想，有的管教训，有的管步行，有的管感觉，分工合作，共同应付着全身的需要，只有它只知容纳食物，不知分担劳苦。肚子回答说——

市民甲 好，先生，那肚子怎么回答？

美尼涅斯 别急，让我讲给你听。——那肚子微微地露出一丝冷笑——因为你瞧，我既然可以叫肚子说话，那么当然也可以叫它微笑——带着讥讽的口气回答那些愤愤不平的、嫉妒它的收入的作乱的器官，正像你们因为元老们跟你们地位不同，所以把他们信口诽谤一样。

市民甲 你那肚子怎么回答？哼！那戴着王冠的头，那视察一切的眼睛，那运筹决策的心，那胳臂，我们的兵士，那腿，我们的坐骑，那舌头，我们的吹号人，以及其他在我们这一个组织里各尽寸劳的属僚佐贰，要是他们——

美尼涅斯 要是他们怎样？这家伙抢在我的前面说话！要是他

们怎样？要是他们怎样？

市民甲 要是他们受制于饕餮的肚子，那不过是身体上的一个藏污纳垢的地方——

美尼涅斯 好，那便怎样？

市民甲 要是他们提出抗议，那肚子有什么话好回答呢？

美尼涅斯 我会告诉你的；只要你略微忍耐片刻，不要这么性急，你就可以听到肚子的回答。

市民甲 你讲话太不痛快。

美尼涅斯 听着，好朋友；这位庄严的肚子是很从容不迫的，不像攻击他的人们那样卤莽轻率，他这样回答：“不错，我的全体的朋友们，”他说，“你们全体赖以生活的食物，是由我最先收纳下来的；这是理所当然的事，因为我是整个身体的仓库和工场；可是你们应该记得，那些食物就是我把它们从你们血液的河流里一路运输过去，一直传达到心的宫廷和脑的宝座；经过人身的五官百窍，最强韧的神经和最微细的血管，都从我得到保持他们活力的资粮。你们，我的好朋友们，虽然在一时之间——”听着，这是那肚子说的话——

市民甲 好，好，他怎么说？

美尼涅斯 “虽然在一时之间，不能看见我怎样把食物分送到各部分去，可是我可以清算我的收支，大家都可从我领回食物的精华，剩下给我的只是一些糟粕。”你们觉得他的话说得怎样？

市民甲 那也回答得有理。你说这一段话是什么用意呢？

美尼涅斯 罗马的元老们就是这一个好肚子，你们就是那一群

作乱的器官；因为你们要是把他们所讨论所关切的问题仔细检讨一下，把有关大众幸福的事情彻底想一想，你们就会知道你们所享受的一切公共的利益，都是从他们手里得到，完全不是靠着你们自己的力量。你以为怎样，你这一群人中间的大拇脚趾头？

市民甲 我是大拇脚趾头？为什么我是大拇趾头？

美尼涅斯 因为你在这一场最聪明的叛乱里，是一个最低微最卑鄙的人，却跑在众人的最前面；你这最下贱的恶棍，为了妄图非分的利益，竟敢自居于领导的地位。可是你们准备好举起你们粗硬的棍棒来吧；罗马和她的群鼠已经到了决战的关头；总有一方不免遭殃。凯易斯·玛歇斯上。

美尼涅斯 祝福，尊荣的玛歇斯！

玛歇斯 谢谢。——什么事，你们这些违法乱纪的流氓，凭着你们那些龌龊有毒的意见，使你们自己变成了社会上的疥癣？

市民甲 我们一向多承您温语相加。

玛歇斯 谁要是对你温语相加，他也会恭维他心里所痛恨的人了。你们究竟要什么，你们这些恶狗？你们既不喜欢和平，又不喜欢战争；战争会使你们害怕，和平又使你们妄自尊大。谁要是信任你们，他将会发现他所寻找的狮子不过是一群野兔，他所寻找的狐狸不过是一群鹅；你们比冰上的炭火，阳光中的雹点更不可靠。你们的美德是尊敬那犯罪的囚徒，咒诅那执法的刑官。谁立下了功德，就应该受你们的憎恨；你们的欢心就像一个病人的口味，只爱吃那些足以加重他的

病症的食物。谁要是信赖着你们的欢心，等于用铅造的鳍游泳，用灯心草去斩伐橡树，该死的东西！相信你们？你们每一分钟都要变换一个心，你们会称颂你们刚才所痛恨的人，唾骂你们刚才所赞美的人，你们在城里到处鼓噪，攻击尊贵的元老院，究竟是怎么回事？倘使没有他们帮助神明把你们约束住了，使你们有一点畏惧，你们早就彼此相食了。他们究竟是什么目的？

美尼涅斯 他们要求照他们所索取的数量给他们谷物；他们说这城里藏着很多的谷物。

玛歇斯 该死的东西！他们说！他们只会坐在火炉旁边，假充知道议会里所干的事；谁将要升起，谁正在得势，谁将要没落；宣布他们猜想中的婚姻；党同伐异，凡是他们所赞成的一方面，就夸赞它的强大，凡是他们所反对的一方面，就放在他们破鞋子底下踹踏。他们说有很多的谷！要是那些贵族们愿意放下他们的慈悲，让我运用我的剑，我要尽我的枪尖所能挑到，把几千个这样的奴才杀死了堆成一座高高的尸山。

美尼涅斯 不，这些人差不多已经完全悔悟了；因为他们虽然行事十分卤莽，然而他们都是非常懦怯的。可是请问还有那一群怎么说？

玛歇斯 他们已经解散了，该死的东西！他们说他们肚子饿！叹息出一些陈腐的老话：什么谷，不是单为富人。用这种陈词滥调，倾吐他们的不平；他们的申诉是接受了，他们的请愿也得到了准许——一个奇怪的请愿，是慷慨的人听见了也会伤心，最大胆的人瞧见了也会

失色——于是他们抛掷他们的帽子，高声欢呼，好像赌赛谁可以把他的帽子挂到月亮的钩上去似的。

美尼涅斯 准许了他们什么请愿？

玛歇斯 由他们自己选出五个护民官，保护他们下贱的智慧：一个是裘涅斯·勃鲁脱斯，一个是西昔涅斯·维鲁脱斯，还有那几个我不知道——哼！如果是我的话，就让这些乌合之众把城头上的天拆毁了，也决不答应他们；这样会使他们渐渐扩展势力，引起更大的叛乱。

美尼涅斯 真是怪事。

玛歇斯 去，滚回家去，你们这些废物！
一使者匆匆上。

使 者 凯易斯·玛歇斯呢？

玛歇斯 这儿；什么事？

使 者 将军，伏尔斯人起兵了。

玛歇斯 我很高兴；我们可以有机会发泄我们剩余下来的朽腐的精力了。瞧，我们的元老们来了。
考密涅斯，泰脱斯·拉歇斯及其他元老；裘涅斯·勃鲁脱斯，西昔涅斯·维鲁脱斯等同上。

元老甲 玛歇斯，您最近对我们说的话不错，伏尔斯人果然起兵了。

玛歇斯 他们有一个领袖，吐勒斯·奥菲迪斯，你们就会知道他的厉害。我很嫉妒他的高贵的品格，倘然我不是我，我就希望我是他。

考密涅斯 您曾经跟他交战过。

玛歇斯 要是整个世界分成两半，互相厮杀，而他竟站在我这一方面，那么我为了要跟他交战的缘故，也会向自己

的一方叛变：能够猎逐像他这样的一头狮子，是我所认为一件可以自傲的事。

元老甲 那么，尊贵的玛歇斯，跟随考密涅斯出征去吧。

考密涅斯 这是您已经答应过的。

玛歇斯 是的，我决不食言。泰脱斯·拉歇斯，你将要再见我向吐勒斯挥剑。怎么！你动也不动？你想置身事外吗？

拉歇斯 不，凯易斯·玛歇斯；即使我必须一手扶杖而行，我也要用另一手挥杖从征，决不后人。

美尼涅斯 啊！这才是英雄本色！

元老甲 请你们各位驾临议会，我们那些最高贵的朋友们都在那里等着我们。

拉歇斯 （向考密涅斯）您先走；（向玛歇斯）您跟在考密涅斯后面；我们必须跟在您的后面。

考密涅斯 尊贵的玛歇斯！

元老甲 （向众市民）去！各人回家去！去！

玛歇斯 不，让他们跟着来吧。伏尔斯人有许多谷；带这些耗子去吃空他们的谷仓吧。敬天畏上的叛徒们，你们已经表现了非常的勇敢；请你们跟着来吧。（众元老，考密涅斯、玛歇斯、泰脱斯、美尼涅斯同下；众市民潜散）

西昔涅斯 你见过像这玛歇斯一样骄傲的人吗？

勃鲁脱斯 没有人可以和他相比。

西昔涅斯 当我们被选为护民官的时候——

勃鲁脱斯 你没有留心到他的嘴唇和眼睛吗？

西昔涅斯 他那种冷嘲热讽才叫人难堪呢。

勃鲁脱斯 碰到他动怒的时候，天神也免不了挨他一顿骂。

西昔涅斯 温柔的月亮也要遭他的讥笑。

勃鲁脱斯 这些战争把他葬送了；他已经变得这样骄傲，不会再像从前那样勇敢了。

西昔涅斯 这样一种性格，在受到胜利的煽动以后，会瞧不起正午时候他所践踏的自己的影子。可是我不知道凭着他这种傲慢的脾气，怎么能够俯首接受考密涅斯的号令。

勃鲁脱斯 他的目的只是在争取名誉，他现在也已经有很好的名誉；一个人要保持固有的名誉，获得更大的名誉，最好的办法就是处在亚于领袖的地位；因为要是有所失的话，就可以归咎于主将，虽然他已经尽了最大的能力；盲目的舆论就会替玛歇斯发出惋惜的呼声，“啊！要是他担负了这个责任就好了！”

西昔涅斯 而且，要是事情进行得顺利的话，舆论因为一向认定玛歇斯是他们的英雄，考密涅斯的功劳也会被他埋没。

勃鲁脱斯 对了，即使玛歇没有出一点力，考密涅斯的一半的光荣也是属于他的；考密涅斯的一切错处，对于玛歇斯也会变成光荣，虽然他不曾立下一点功劳。

西昔涅斯 让我们去听听他们怎样调兵遣将；还要看看他除了这一副孤僻的神气以外，是用怎样的态度出发作战的。

勃鲁脱斯 我们去吧。（同下）

第二场 科利奥里 元老院

吐勒斯·奥菲迪斯及众元老上。

元老甲 所以照您看来，奥菲迪斯，罗马人已经预闻我们的计谋，知道我们行动的情形了。

奥菲迪斯 那不也是您的意见吗？凡是我们这儿所想到的事情，那一件不是在我们还没有把它实行以前，罗马就已经准备好对策了？自从我得到那边来的消息以后，到现在还不满四天，那消息是这样的：我想这封信还在我身边；是的，在这儿。

“他们已经调遣一支军队，不知道是开向东方去的还是开向西方去的。饥荒很是严重；民不聊生，人心思乱。据闻那支军队由考密涅斯，玛歇斯——你的旧日的敌人，罗马人比你还要恨他厉害——和泰脱斯·拉歇斯——一个非常勇敢的罗马人——这三个人率领；大概是要开到你们边境上来的，请考虑考虑吧。”

元老甲 我们的军队已经在战场上；我们相信罗马一定准备着迎战了。

奥菲迪斯 你们以为把你们伟大的计划遮掩一下，让它到最后的关头方才暴露出来，是一个很聪明的办法；可是当它正在进行的时候，就已经被罗马人知晓了。我们本来预备趁罗马还没有知道我们发动以前，就用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占领许多城市，现在消息已经泄漏，我们的计划也要受到影响了。

元老乙 尊贵的奥菲迪斯，请您接受我们的委任，赶快到军前去，让我们守卫科利奥里。要是他们兵临我们城下，

您就带领军队回来把他们赶走，可是我想他们一定还没有防备我们的进攻。

奥菲迪斯 啊！那可不能这么说；我可以确定说他们已经有充分的准备，不但如此，他们一部分军队已经出发，把我们这儿作为唯一的目标。我去了，要是我有机会碰见凯易斯·玛歇斯，那么我们曾经立誓在先，一定要战到精疲力尽方才罢手的。

众元老 愿神明帮助您！

奥菲迪斯 愿你们各位平安！

元老甲 再会！

元老乙 再会！

众元老 再会！（各下）

第三场 罗马 玛歇斯家中一室

伏伦尼霞及维琪莉霞上，各坐矮凳上缝纫。

伏伦尼霞 媳妇，你唱一支歌吧，或者让你自己高兴一点儿。倘然我的儿子是我的丈夫，我宁愿他出外去争取光荣，不愿他贪恋着闺房中儿女的私情。当他还不过是一个身体娇嫩的孩子，我膝下还只有他这么一个儿子的时候，当他的青春和美貌吸引着众人的注目，帝王们的整天的请求，都不能使一个母亲答应让她的儿子离开她的眼前一小时的时候，我因为想到名誉对于这样一个人是多么重要，要是让他默默无闻地株守家园，岂不等于一幅悬挂在墙上的画像？所以就放他出去追寻危险，从危险中间博取他的声名。我让他参加一场残酷的战争；当他回来的时候，他的头上戴着橡

叶的荣冠。我告诉你，媳妇，我第一次知道他是个男孩子的时候，还不及第一次看见他已经变成一个堂堂男子的时候那样喜欢得跳跃起来。

维琪莉霞 婆婆，要是他战死了呢？

伏伦尼霞 那么他的不朽的声名就是我的儿子，就是我的后裔，听我说句真心的话：要是我有十二个儿子，我都同样爱着他们，就像爱着我们亲爱的玛歇斯一样，我也宁愿十一个儿子为他们的国家而光荣地战死，不愿一个儿子闲弃他的大好的身子。

侍女上。

侍 女 太太，梵勒丽霞夫人来瞧您来啦。

维琪莉霞 请您准许我进去。

伏伦尼霞 不，你不要进去。我仿佛已经听见你丈夫的鼓声，看见他拉着奥菲迪斯的头发把他摔下马来，那些伏尔斯人见了他就像小孩子见了一头熊似的纷纷逃避；我仿佛看见他这样顿足高呼，“上前，你们这些懦夫！虽然你们是罗马人，你们却是在恐惧中生下来的。”他用套着甲的手揩去他额角上的血，奋勇前进，好象一个割稻的农夫，倘使不把所有的稻一起割下，主人就要把他解雇一样。

维琪莉霞 他额角上的血！朱必特啊！不要让他流血！

伏伦尼霞 去，你这傻子！那样才更可以显出他的英武的雄姿，远胜于那些辉煌的战利品，当赫邱琶乳哺着赫克脱的时候，她的丰美的乳房，还不及赫克脱的流血的额角好看，当他轻蔑地迎着希腊人的剑锋的时候。——请梵勒丽霞夫人进来。（侍女下）

维琪莉霞 上天保佑我的丈夫不要遭奥菲狄斯的毒手！

伏伦尼霞 他会把奥菲狄斯的头打到他膝盖底下去，在他的脖子上践踏。

侍女率梵勒丽霞及阍者重上。

梵勒丽霞 两位夫人早安。

伏伦尼霞 好夫人。

维琪莉霞 今天幸会夫人，不胜欣慰。

梵勒丽霞 你们两位都好？真是一对贤主妇！你们在这儿缝些什么？好一处清净的所在。小哥儿好吗？

维琪莉霞 谢谢夫人，他很好。

伏伦尼霞 他宁愿看刀剑听鼓声，不愿见教书先生的面。

梵勒丽霞 真是有其父必有其子；我可以发誓他是一个很可爱的孩子。不瞒你们说，星期三那天我曾经瞧了他足足半个钟头；他有这么一副坚决的面孔。我见他追赶着一只金翅的蝴蝶，捉到了手又把它放走，放走了又去追它；这么奔来奔去，捉了放放了捉，也不知道是因为跌了一跤呢，还是因为别的缘故，他发起脾气来，咬紧了牙关，把那蝴蝶撕碎了；啊！瞧他撕的时候那股劲儿！

伏伦尼霞 他父亲也是这样的脾气。

梵勒丽霞 真是一个不同凡俗的孩子。

维琪莉霞 一个顽皮的孩子，夫人。

梵勒丽霞 来，放下你们的针线；今天下午我要你们陪我玩去。

维琪莉霞 不，好夫人，今天我不出去。

梵勒丽霞 不出去！

伏伦尼霞 偏要她出去。

维琪莉霞 不，真的，请您原谅；在我的丈夫没有回来以前，我决不出一步门槛。

伏伦尼霞 胡说！你不应该这样没有理由地把你自己关在家里。来，你必须去访问访问那位害病的好夫人。

维琪莉霞 我愿意祝她早日恢复健康，替她诚心祈祷；可是我不能去。

伏伦尼霞 为什么呢，请问？

维琪莉霞 不是因为偷懒，也不是因为我冷酷无情。

梵勒丽霞 你要做琵尼罗帕第二吗？可是人家说，她在尤列赛斯出去以后所纺的纱线，不过使依瑟加充满了飞蛾而已。^① 来；我希望你手里的布也像你的手指一样有知觉，那么你因为心怀不忍，也许会不再用针去刺它了。来，你必须跟我们一块儿去。

维琪莉霞 不，好夫人，原谅我，真的，我不想出去。

梵勒丽霞 真的，你跟我去吧，我会告诉你关于尊夫的好消息。

维琪莉霞 啊，好夫人，现在还不会就有好消息哩。

梵勒丽霞 真的，我不是对你说笑话；昨天晚上他有信来的。

维琪莉霞 真的吗，夫人？

梵勒丽霞 真的，不骗你；我听见一个元老说起。据说，伏尔斯人有一支军队开了过来，我们的主将考密涅斯已经带了一部分罗马军队前去迎敌了；尊夫和泰脱斯·拉歇斯两人已经在他们的科利奥里城前扎下营寨，他们

^① 琵尼罗帕（~~琵尼罗帕~~），尤列赛斯（~~尤列赛斯~~）之妻；依瑟加（~~依瑟加~~），岛名，是尤列赛斯的家乡。

深信一定会在短时期内获得胜利。凭着我的名誉发誓，这是真的；所以请你陪我们去吧。

维琪莉霞 请您多多原谅，好夫人；我以后什么都听从您就是了。

伏伦尼霞 随她去，夫人；照她现在这种样子，叫她同去也会扫我们的兴。

梵勒丽霞 真的，我也这样想。那么再见吧。来，好夫人。维琪莉霞，请你还是把你的忧愁撵出门外，跟我们一块儿去吧。

维琪莉霞 不，夫人，我真的不去。我愿您快乐。

梵勒丽霞 那么好，再见。（同下）

第四场 科利奥里城前

旗鼓前导；玛歇斯，泰脱斯，拉歇斯，军官，兵士等上；一使者自对面上。

玛歇斯 有人带消息来了；我可以打赌他们已经相遇了。

拉歇斯 我用我的马赌你的马，他们还没有相遇。

玛歇斯 好，一言为定。

拉歇斯 算数。

玛歇斯 喂，我们的元帅有没有跟敌人相遇？

使者 他们已经彼此相望，可是还没有交谈。

拉歇斯 这匹好马是我的啦。

玛歇斯 我向你买回来。

拉歇斯 不，我不愿把它出卖或是送人；可是我愿意借给你骑五十年。让我们招降这城市吧。

玛歇斯 那两支军队离这儿有多远？